



周仁献嫂

京 剧

北京宝文堂書店

前 記

《周仁獻嫂》源出于昆曲《忠义烈》，是在各地方戲曲中流傳較廣的傳統劇目。

明嘉靖時，嚴嵩當權，朝臣杜憲被陷身死。其子杜文學之友風承東見杜家勢敗，遂往嚴府告密。嚴派校尉往逮文學，文學倉卒間托妻于其義弟周仁。

嚴府總管嚴年，垂涎杜妻貌美，設計喚周仁入府，強予富貴，並以杜文學生死為要挾，迫周仁獻出杜妻。周仁夫妻不肯趨炎附勢，周妻毅然代替杜妻懷刃上轎，謀刺嚴年，未遂，自刎而死。人皆以為周仁獻嫂求榮，發生誤解。而杜文學由于周仁夫妻的仗義行為終得立功授職。及至鞫訊全案，真相大白，周氏義行，遂得彰著。

按此劇原無京劇本，自翁偶虹同志早年根據山西梆子改編為《鴛鴦淚》後，始在京劇舞台流行。這個劇本就是根據《鴛鴦淚》由中國京劇院鄭亦秋等同志與中國戲曲研究院編輯處呂瑞明同志共同整理的。主要改動有下列幾點：

- 一、原劇，周仁與杜文學的關係，介乎朋友、主僕之間。因之，周仁夫妻捨身救友自我犧牲的動機，就會被奴才道德、報恩思想所掩蓋。整理本中，明確了周、杜的朋友關係；並改動了周仁有意地激動妻

子，使之代替杜妻的情節。

二、原劇，周仁被鞠，各受笞楚，~~其~~昭雪受封~~命~~。身死。不但情調过于低沉，而且~~誇張了周仁與昭雪~~之間的誤會，也影響了全劇的主題思想。因而~~使~~周仁未死。

三、原劇共為二十五場，現將故事情節加以集中，壓縮為七場。

第一場

〔嚴年上。〕

嚴年：（詩）天生一只虎，
爪牙似鉄鋼，
虎心虽寂寞，
难免爪牙張。

咱，嚴年。自到嚴府，太師十分寵信。可恨杜憲与太師不睦，前數日太師上殿參奏，好个有道明君，即日降旨，越牆賜死。太師上朝未歸，不免在府外伺候。

〔鳳承东上。〕

鳳承东：（念）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嚴二爺！

嚴年：鳳先生，許久不見，你往那里去了？

鳳承东：小人閑事忙碌，未來看望二爺。今日前來，煩勞轉稟太師，小人有好心當獻。

嚴年：哦，有好心當獻？

鳳承东：正是。

嚴年：進來講。

〔同入內。〕

嚴年：什么好心當獻？

鳳承東：小人与杜憲之子杜文學，乃是學友。杜憲問斬之後，我去他家，杜文學言道，太師趕扣軍餉，陷害他父，他定要找海瑞申冤報仇。聞听他言，杜憲生前還有密札到來，要他轉遞海瑞，上朝面君，彈劾太師。看來杜憲虽死，只怕此事未必甘休。小人特來告稟，太師也好作一准备；再求二爺在太師面前与我美言几句，在太師足下願效犬馬之勞。

嚴年：鳳先生，此乃大功一件。你且等候机会，我在太師面前，定要保荐于你。

鳳承東：多謝二爺。

嚴嵩：（內）回府！

嚴年：太師下朝來了，請躲避一時。

鳳承東：是是。（下）

〔“牌子”，四校尉引嚴嵩上，嚴下轎，入座。〕

嚴嵩：啊哈哈……

嚴年：太師為何發笑？

嚴嵩：杜憲已死，又去了一個与某作對之人，怎不教老夫心喜。

嚴年：太師，斬草除根，防患未然，不可大意。

嚴嵩：何出此言？

嚴年：適才聞得密報，那杜憲之子杜文學言道，太師趕扣軍餉，陷害他父，他定要找海瑞申冤報仇……

嚴嵩：哼！好一個胆大的杜文學！

嚴 年：（靠近）太師，聞听杜憲生前有密札到來，委他子轉遞海瑞，上殿面君，彈劾太師。此事不可不防。

嚴 嵩：啊！有这等事？不除海瑞、杜文学，誓不为人也！

（唱西皮散板）

小嚴年把此事利害相告，

網中魚莫教他得水而逃。

〔四校尉暗上。〕

你与我領校尉把文学拿到！

〔遞令。〕

嚴 年：遵命。

〔四校尉、嚴年下。〕

嚴 嵩：（接唱）斬断了春前草莫再生苗。

坐大厅且候他消息回報，（入座）

我嚴家似洪爐頑鉄能銷。

杜文学：（內唱西皮倒板）

可恨嚴嵩太奸險，

〔嚴年、四校尉押杜文学上。〕

杜文学：（接唱快板）

害我父子为哪般。

男兒一死有何怨，（進門）

只恨冤屈腹內含。

猛然抬头用目看，

只見老賊坐中間，

恨不得上前挖尔眼！（校尉攔阻）

嚴 嵩：（接唱搖板）

胆大奴才敢動變。

嚴年附耳囑一遍！（向嚴年耳語）

杜文學：（接唱）你縱狠毒我視死如還。

嚴 嵩：押下去！

〔校尉押杜文學下。〕

嚴 嵩：嚴年，此事尔的功劳不小，老夫定要重賞于你。

嚴 年：啓太師，此事并非小人一人之功。小人有一好友，名喚鳳承東，與杜文學乃是故交，此事幸得他來告密，又得他引路前往，故尔一捉即至。

嚴 嵩：此人今在何處？

嚴 年：今在府外。

嚴 嵩：有功不賞，何以服眾。速喚鳳承東冠帶進見。

嚴 年：遵命。——下面听者：太師有命，鳳承東冠帶進見。

〔鳳承東上。〕

鳳承東：（念）藍衫今把紫袍換，富貴須待好机緣。——報！

鳳承東告進。——參見太師。

嚴 嵩：下跪可是鳳承東？

鳳承東：正是小人。

嚴 嵩：起來。

鳳承東：多謝太師。

嚴 嵩：老夫捉拿杜文學，可是你前去引路？

鳳承東：正是小人引路。

嚴嵩：你與他既是故交，為何反來告密？

鳳承東：小人唯恐于太師不利，國家少一棟梁。除此禍根，
萬民之幸。

嚴嵩：啊哈哈……好一個萬民之幸。——來，與鳳承東
看賞。

嚴年：啓稟太師：鳳承東頗有才幹，不如留他在府作一幕
客。太師鈞裁。

嚴嵩：此乃廣開賢路之意，正中老夫心懷。——就命你在
府中作一幕客。

鳳承東：多謝太師。

嚴嵩：不消。——全憑識達老馬，

鳳承東：送太師。
嚴年：

〔嚴嵩下。〕

鳳承東：換得嚴府烏紗。

嚴年：嚶哼！

鳳承東：多謝二爺提拔。

嚴年：鳳先生請坐。

鳳承東：謝座。

嚴年：你昔日有何功名？

鳳承東：嗒嗒嗒，小人是個秀才。

嚴年：着哇，秀才人情紙半張耳。

鳳承东：哎呀呀，听二爺之言，莫非有用小人之处？

嚴年：正是有一事相烦先生，只是有干令友之妻，只怕不肯。

鳳承东：小人受二爺提拔，在嚴府作了幕客，此恩未报，当效犬馬之劳，休道是朋友之妻，便是小人的……

嚴年：（摆手）哎……

鳳承东：但不知是哪一家？

嚴年：就是那杜文学之妻杜娘子。

鳳承东：这……若說別家倒也罢了，那杜娘子艷如桃李，冷若冰霜，休道小人一个舌头，便是三个舌头，也說她不动的。

嚴年：方才捉拿杜文学之时，观見杜娘子生得十分的美貌，甚是爱慕，今日杜文学身入囹圄，难道就白白的放过不成！

鳳承东：二爺休得着惱，有救啊，有救。

嚴年：救在哪里？缓在哪里？

鳳承东：此事憑我去說，是不成的。他有一结义兄弟名喚周仁，方才捉拿杜文学之时，也曾听他言道，要他妻到周仁家中暫住一时。我想若將周仁喚到府中，二爺与他一套富貴功名，然后說出此事，他不肯也要肯，不应也要应，二爺你看如何？

嚴年：此計甚好，速喚周仁去者！

鳳承东：哎呀，去不成了。

嚴年：怎么又去不成了？

鳳承東：他若不肯前來，小人是扯他不動。

嚴年：無妨，校尉進見！

〔四校尉上。〕

四校尉：有何吩咐？

嚴年：你等跟隨鳳先生去至周家，喚周仁前來見我，不得有誤。

四校尉：遵命。

嚴年：鳳先生去喚周仁，不要驚壞了我那杜娘子。（下）

鳳承東：小人知道。（向校尉）列位隨我去者。

〔衆同下。〕

第 二 場

〔周妻上。〕

周妻：（唱西皮原板）

嘆杜家一旦間遭賊陷害，

杜仁嫂哭啼啼避禍前來。

見此情不由人空自悲憤，

恨無有屠龍手斬盡狼豺。

唉！可恨嚴嵩老賊，害死了杜憲伯父，又將杜仁兄擄進府去，仁嫂來到我家避禍，可憐她声声悲啼，好不令人心酸，不免將仁嫂請出房來解勸一番。——有請杜仁嫂。

〔杜娘子上。〕

杜娘子：（念）無情風雨驟，摧毀連理枝。

周 妻：仁嫂請坐。

杜娘子：賢妹請坐。哎呀……（哭）

周 妻：仁嫂不要啼哭。我丈夫出門探信，不久便回，少時便知明白的了。

杜娘子：賢妹哪里知道，嚴杜兩家，旧有仇恨，家翁被害湊邊，也是嚴賊之計，今日擄去我夫，必然斬草除根，不会生还的了。

周 妻：仁嫂不必憂愁，吉人自有天相。

周 仁：（內）走哇。

〔周仁急上，進門。〕

周 仁：哎呀仁嫂啊！愚弟奉命去至嚴府打探，聞說我那仁兄，已轉刑部會審，想那刑部之官，俱是嚴府一党，我想此去，必然凶多吉少！

杜娘子：喂呀……（哭）

校 尉：（內喊）哦……

周 仁：哎呀仁嫂！你听外面人声喧嘩，莫非嚴府的校尉，他、他、他又來了！

周 妻：官人哪！我想嚴府校尉又非狼虎，縱是狼虎，有死而已，你為何如此担驚？如此駭怕？可笑你七尺之軀，一表男子，叫我這為婦人的替你羞啊！

周 仁：娘子說得虽是，可知那嚴家虎狼，捉得人去，他又

不教你死，也不教你活；求生不能，求死不得，这不生不死的滋味，只怕难过的紧哪！

周 妻：这个……

鳳承东：（內）列位隨我來！

〔四校尉、鳳承东上。〕

鳳承东：周仁開門來！

〔周仁示意，杜娘子、周妻下，周仁開門。〕

鳳承东：仁兄請了。

〔周仁拂袖不理。〕

鳳承东：仁兄，小弟特來請你。

周 仁：請我到哪里去？

鳳承东：哪里去？難道仁兄沒有眼睛嗎？你看我身穿大紅，頭戴烏紗，腰圍玉帶，嗒嗒嗒，我已受嚴府提拔，作了幕客了。仁兄大才，我已在嚴爺面前，說了許多好話，你的前程，比我遠大，快快隨我做官去。

〔鳳承东拉周仁，周仁拂袖。〕

周 仁：富貴于我如浮雲，你是何人，我是何人！

鳳承东：你真是窮包了骨，我偏偏要換換你这个窮骨头。隨我來。

〔周仁不動，鳳承东目示校尉。〕

鳳承东：隨我來呀！

〔四校尉攔周仁，圍場。〕

鳳承东：有請二爺。

〔嚴年上。〕

嚴 年：（念）博得美人歡，須用計連環。

鳳承東：啓稟二爺，周仁到了。

嚴 年：叫他進來。

鳳承東：（拉周仁）來！見過嚴二爺。

周 仁：（無可奈何地）小生周仁，參見嚴二爺。

嚴 年：周仁少禮。哈哈……

鳳承東：來來，謝過嚴二爺。——叫你謝，你便謝了，自有你的好處。

〔周仁不動。〕

鳳承東：謝、謝、謝！

周 仁：多謝嚴二爺。

嚴 年：不消，帶他後面更衣！

周 仁：且慢，小生進得府來，一語未談，教我更的什麼衣呀？

鳳承東：好一個不明白的書呆子，嚴二爺知道你會辦大事，在太師面前，與你說了許多好話，你與我是一樣為官的了。

周 仁：仁兄此言差矣。有道是：無才不為官。

嚴 年：作了官，自然有你的才。

鳳承東：着哇！作了官，自有你的才。

周 仁：又道是：無功不受祿。

嚴 年：受了祿，自有你的功。

鳳承東：是呀！受了祿，自有你的功啊。

周 仁：小生縱然有才，縱然有功，也要二爺講在當面。

嚴 年：這個……

鳳承東：二爺，周仁是會辦事的，講講何妨。

嚴 年：好一個講講何妨。——來，與周仁看座。

周 仁：謝座。

嚴 年：周仁，我且問你，你與杜文學有何交誼？

周 仁：我二人乃同窗好友，弟兄相稱。

嚴 年：怎麼講？

周 仁：弟兄相稱。

嚴 年：噯！既是弟兄相稱，他今有難，你便坐視不救嗎？

看將起來，你是個無有良心的。撤座！

周 仁：是是是。

鳳承東：你還不叩求嚴二爺，二爺自有解救之計。

周 仁：哎呀二爺呀！若能救得杜仁兄，小人情願毀身相報。

嚴 年：可是實言？

周 仁：句句實言。

嚴 年：來，再與周仁看座。

周 仁：謝座，但不知二爺怎樣的救法？

鳳承東：二爺自有營救之計，救得之後，你是怎樣的報答呀？

周 仁：二爺保得杜仁兄不死，周仁赴湯蹈火，萬死不辭。

鳳承東：既然如此，我與你實說了罷：只因嚴二爺，捉拿杜

文学之时，窥见了杜娘子……

周 仁：（一聽）哦！杜娘子便怎么样？

鳳承东：我再与你实说了罢：二爺心中只是爱那杜娘子；你若將杜娘子送与嚴二爺，杜文学保得不死。

周 仁：若不送呢？

鳳承东：不送么！……連你也休想回去！

周 仁：哎呀二爺！想我周仁与杜公子同窗共讀，情深意重，結为弟兄；如今他一家遭此慘禍，眼睁睁不能相救，小生若再乘人之危，將杜娘子送与二爺，岂不作了負义之輩，这良心何存！小生实实实的不能违命啊。

鳳承东：呀！什么是良心？良心是个红的？是个白的？是个黄的？是个黑的？拿出来叫我見識見識！你來看——（指衣冠）这才是良心哪！

周 仁：我实实的不敢违命。

嚴 年：噫！（唱西皮散板）

胆大周仁不自量，
身在虎口敢雌黃；
手摸胸膛想一想，
攜車螳臂自求亡。

周 仁：哦！（接唱）

听一言來魂魄喪，
身入牢籠無主張；
背轉身來暗自想——

無非舍身蹈義亡。

咬定牙關與賊抗——

鳳承東：你應下，今晚也要迎娶；你不應，今晚也要抬人。

你那心中要放明白些才好。

周 仁：呀！（接唱）

花轎到門誰承當？

左思右想心神慌——

嚴 年：鳳先生，周仁他好不識抬舉！

鳳承東：那周仁如今是船頭上跑馬，走投無路了。

周 仁：（接唱快板）

兩賊子說話似虎狼，

罷罷罷且自作虛謊，

逃出羅網再商量。

喚過鳳賊把話講，

鳳仁兄這裡來。

鳳承東：作什麼？

周 仁：（接唱散板）

事要三思休要忙，

我今告辭回府往——

鳳承東：且慢，換了衣服再走。

周 仁：罷！（接唱）

且從賊子換衣裳。

鳳承東：後面更衣！

〔二校尉隨周仁下。〕

鳳承東：恭喜二爺，賀喜二爺。

嚴年：周仁應允了嗎？

鳳承東：應允了。

嚴年：杜娘子几時送來？

鳳承東：少不得三日之後。

嚴年：你二爺如何耐煩！

鳳承東：今夜可好？

嚴年：這便才是。待我去見太師，開脫杜文學的死罪。

鳳承東：二爺真是言而有信的。

〔嚴年由上場門下，二校尉隨下。〕

鳳承東：哈哈……想那周仁，風日剛毅，今日被二爺这么一吓，卑人这一哄，他竟自服服貼貼的听了嚴二爺的吩咐。如此看來，这富貴么——是好的；这勢力么——也是好的。好的，好的哟……

嚴年：（內笑）啊哈哈……

〔二校尉引嚴年持信上。〕

嚴年：（唱西皮搖板）

老太師果然有滄海之量，

憑一言開脫他死罪一行。

喜吟吟坐至在二堂之上。

鳳先生！

鳳承東：有。